

宗白华《流云小诗》与外来影响

Zong Baihua's "Flowing Clouds Poems" and Its Foreign Influences

朱 颂

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

fifi@hgnu.edu.cn

Article Info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 02.03.2024

Revised : 05.03.2024

Accepted : 06.06.2024

Available Online : 26.08.2024

关键词:

宗白华

《流云小诗》

泛神论

意象

意境

Keywords:

Zong Baihua

"Flowing Clouds Poems"

Pantheism

imagery

artistic conception

摘要

《流云小诗》是宗白华唯一的一部诗集。诗人融合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精华，在诗歌中表现了独特的泛神论美学观与独到的意象、意境的构建艺术。本文主要结合诗人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与赴外留学体验，对《流云小诗》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外国哲学思想与诗歌艺术对宗白华诗歌思想及诗歌创作艺术产生的影响，以期为21世纪中国诗学的建构和发展指明前进的路径。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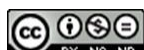
"Flowing Clouds Poems" is the only collection of poems by Zong Baihua. The poet integrates the ess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demonstrating a unique pantheistic aesthetic perspective and distinctive artistic construction of imagery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in his poetry.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poet's life experiences during his youth and studying abroad, conducts a textual analysis of "Flowing Clouds Poe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oreig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poetic art on Zong Baihua's poetic ideolog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iming to illuminate the path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21st-century Chinese poetics.



Check for updates



OPEN ACCESS



著名美学家、哲学家、诗人宗白华的诗集《流云小诗》，最初于1923年12月由亚东图书馆以《流云》为名结集出版，收入宗白华1922年至1923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创作的四十八首小诗。2000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以《流云小诗》书名出版了这部诗集，将早期《流云小诗》没有收入，以及后来创作的共四十三首诗一并补入，成为迄今为止宗白华一部最为完整的诗集。《流云小诗》是集诗人、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等身份于一身的宗白华作为诗人唯一的一部诗集，早在20年代初与冰心、康白情等人的小诗一起，掀起了中国诗坛五四时期“小诗运动”的潮流，也确立了宗白华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也跟着中衰。”^[1]《流云小诗》成为20世纪初中国诗歌承前启后的作品。

《流云小诗》是名副其实的小诗，最短的仅两行，形体类似于日本俳句、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冰心的《繁星》、《春水》。如：

——那含羞时回眸的一瞥，

LOGOS

www.logos.sab.ac.lk



永远地系住了我横流四海的放心。（《系住》）

心中的宇宙，

明月镜中的山河影。（《断句》）

《流云小诗》的体式表面上看是受到《繁星》、《春水》的影响，若寻根究底，其实是受到泰戈尔《飞鸟集》和日本俳句的影响。

宗白华的小诗或缘事抒情，或因物起兴，或寄情于景，含蓄隽永，优美精致，散发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关于《流云小诗》创作的缘起，在1922年6月5日刊于《时事新报·学灯》《流云》组诗题记里，宗白华写到“读冰心女士繁星诗，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歌数曲，聊寄共鸣”^[ii]。可见，宗白华的小诗创作，

起初确是受到冰心小诗的启发而成的。“我尤爱冰心女士的浪漫谈和诗，她的意境清远，思致幽深，能将哲理化入诗境，人格表现于艺术。她的《繁星》70首，真给了我许多的愉快和安慰。”^[iii]我们知道，《繁星》、《春水》是因为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启发，将平时的一些零碎的思想收集起来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流云小诗》是以冰心的《繁星》、《春水》为桥，间接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而作。宗白华读了冰心女士的小诗，为何会产生“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的情感，得到“许多的愉快和安慰”呢？这是因为《繁星》、《春水》作为一个契合点，接通了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栖息在宗白华心灵的天空里的东西方哲思、诗思的血脉，将中国传统文化《周易》、佛家、儒家和道家理论的

“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歌德的泛神论，与印度泰戈尔的“梵我合一”、“梵爱和谐”思想融会贯通起来。本文主要结合宗白华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经历与赴外留学体验，对《流云小诗》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外国哲学思想与诗歌艺术对宗白华小诗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将参考《三叶集》、《歌德之人生启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之认识〉附言》等等文章，虽然有些文章是在《流云小诗》之后所撰写的，但因为往往诗人早期的一些潜意识的思考与灵感，会在后来的文章中得到充分的说明与明确的阐释，因此它们对于研究宗白华诗学思想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哲学思想

1.1 歌德泛神论的影响

据宗白华回忆，他少年时代喜欢躺在床上瞑目静听《华严经》优美的词句，而那庄严伟大的佛理境界投合他心里潜在的哲学的冥想。他哲学的研究是从这里开始的。1913年宗白华16岁时，经亲戚介绍，入德国人开办的青岛大学中学部修习德文，语言的学习为宗白华后来学习和接受外国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1917年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丙辰》杂志第4期上发表第一篇哲学论文《萧彭浩哲学大意》，论述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伦理观，表达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宗白华无意学医，开始研读哲学和文学著作，倾心庄子，康德、叔本华、尼采和歌德的思想。1918年，与王光祈等人在北京一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并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座谈会上发表了《歌德与〈浮士德〉》的演讲。1920年，宗白华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学习。当时，宗白华之所以选择在法兰克福上学，主要原因之一，是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是他深心崇拜的大诗人歌德的故乡，也是他在国内日夜向往的地方。宗白华后来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留学生活：“这两年在德的生活，差不多是实际生活与学术并重，或者可以说是把二者熔于一炉了的。我听音乐，看歌剧，游图画院，流览山水的时间，占了三分之一，在街道里巷中散步，看社会上各种风俗人事及与德人交际，又占了三分之一，还余三分之一的时间看书。叔本华言哲学者应当在宇宙底大书中研究，我无此才能，愿意且在这欧土文化的大书中流览一下，以为快意。”^[iv]宗白华在《学灯》发表《自德见寄书》，表示自己要从哲学与艺术的研究，回国后再以一二十年年的时间研究东方文化，以寻求新文化建设的新路。1922年，宗白华创作了大量的“流云”小诗，并陆续寄回国内在《学灯》上发表。此后宗白华翻译了歌德的诗三首、比学斯基的《歌德论》，开始对歌德的人生观、艺术观和浮士德精神进行深入研究。1932年，宗白华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终于完成了代表他从哲学转向文学的思想转折点的著名论文——《歌德之人生启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之认识〉附言》等文章，细致深入地研究了歌德唯物论的泛神论思想，强调以歌德的宇宙观、人生观为楷模，也就是要结合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从以上宗白华的哲学探索经历可以看出，虽然宗白华也喜欢康德、叔本华，但最终接近的却是歌德。他是从康德、叔本华开始一步一步走向歌德的。

宗白华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中是这样介绍歌德泛神论哲学观的：生命与形式，流动与定律，向外的扩张与向内的收缩，这是人生的两极，这是一切生活的原理。歌德曾名之宇宙生命的一呼一吸。生命与形式，流动与定律，向外的扩张与向内的收缩，这是人生的两极，这是一切生活的原理。歌德曾名之宇宙生命的一呼一吸。他的一生，他的矛盾、他的种种逃走，都可以用这个原理来了解。当他纵身于宇宙生命的大海时，他的小我扩张而为大我，他自己就是自然，就是世界，与万物为一体。他或者是柔软地像少年维特，一花一草一树一石都与他的心灵合而为一，森林里的飞禽走兽都是他的同胞兄弟。他或者刚强地察觉着自己就是大自然创造生命之一体……^[v]宗白华认为歌德是“泛神论信仰的一个伟大的代表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论宗教一个伟大的代表。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我们可以说歌德是世界一扇明窗，我们由他窥见了人生生命永恒幽渺奇丽广大的天空！”^[vi]宗白华做了一首小诗《题歌德像》来描摹歌德：

你的一双大眼，

笼罩了全世界。

但是也隐隐的透出了



你婴孩的心。（《题歌德像》）

宗白华对于歌德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在当时就被学术界誉为“国人论歌德的文章中最精致的”，迄今仍享有“现代中国的歌德权威”的美誉。

1.2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影响

什么是印度人的梵的精神呢？诗人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中解释说：

“实质上它是万物的生命和光芒，它是宇宙意识，它是梵。”“去感受一切，意识到一切，这就是梵的精神。”^[vii]因此，要想获得宇宙意识，必须使我们的感情和遍满一切无限的感情结合起来^[viii]。西方泛神论论其本质，所谓“泛神”其实就是无神。这里的神，决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和宇宙万物融合无间，其核心是“神即自然”。泰戈尔以本土的梵我合一思想为基础，合理吸收了西方的泛神论思想，形成了“梵爱和谐”的思想，主张宇宙中有自然之爱，亲人之爱，儿童之爱，梵天之爱，和谐之爱，自由之爱，光明之爱，和平之爱，人类之爱。如：

静静地听，我的心呀，听那世界的低语，

这是它对你求爱的表示呀。（《飞鸟集》第13首）

冰心通过《飞鸟集》直接接受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1920年冰心以“阙名”为笔名，在《燕大季刊》发表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抒发了对泰戈尔的无限景仰之情。冰心热情赞颂了泰戈尔：“你的极端信仰——

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ix]《繁星》、《春水》正是冰心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形成的，因而形成了以“爱的哲学”为核心的泛神论思想。在冰心眼中，自然与人的心灵可以互相交融，人和自然的关系没有任何冲突，只有爱，就如母亲与婴儿之爱。如：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一四）

这便是冰心的“爱的哲学”，她的小诗中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而宗白华早已通过泰戈尔的诗歌与泰戈尔心灵相通“只是我和一些朋友在那时常常欢喜朗诵黄仲苏译的泰戈尔《园了集》诗，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x]，此时再阅读《繁星》、《春水》，便感觉“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xi]，可以说宗白华是从冰心小诗中间接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在《流云小诗》中，宗白华作了一首《泰戈尔哲学》，表达了东方的“静观”与西方的“进取”之融合的思考：

森林中伟大的沉郁，



凝成东方的寂静。

海洋上无尽的波涛，

激成西欧的高蹈。（《泰戈尔哲学》）

1941年12月在《纪念泰戈尔等编辑后语》里，宗白华先生对泰戈尔诗歌所体现的东方智慧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智慧不是飞翔于‘自然’之上而征服之，乃是深潜入于自然的核心而体验之，冥合之，发扬而为普遍的爱；这不正是泰戈尔每一诗里的精神和境界吗？”^[xii]

1.3 宗白华宇宙观

宗白华曾经自述，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等，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一样，相继在他心灵的天空出现，

每一个都在他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他早年曾经提出的口号“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就是他浓郁哲学气质的最好写照。他发现，歌德所信仰的崇拜自然的泛神论，最适合于做诗人的宇宙观。在致郭沫若的信中一再强调诗人必须怀有泛神论的宇宙观：“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的清芬。你是一个Pant heist，我很赞成。因我主张诗人的宇宙观有Pantheismus的必要。我不久预备做一篇《德国诗人歌德(Goethe)的人生观与宇宙观》，想在这篇中说明诗人的宇宙观以

Pantheism为最适宜。……我请你做几首诗，诗中说明诗人与Pantheism的关系，做我那篇文前面的引导或后面的结束。”^[xiii]这说明，歌德泛神论已经在宗白华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了。

康德、叔本华、柏格森、泰戈尔、歌德的思想，均影响过宗白华，都被他渐渐地吸收融化了。当他发现，研究哲学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还不能满足他追求真理的要求时，他要从康德哲学转入文学创作和研究了。1920年1月30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宗白华写道：

“以前田寿昌在上海的时候，我同他说：你是由文学渐渐的入于哲学，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了。因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出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xiv]

撷取《流云小诗》中的两首为例：

我信仰

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

我也是神！（《信仰》）

在宗白华的这首诗中，宇宙万物都是神，诗人自身也是神，个体生命与宇宙熔于一炉，血脉相连。

理性的光



情绪的海

白云流空，便是思想片片。

是自然伟大么？

是人生伟大呢？（《人生》）

诗中理性之光、情绪之海，皆为诗人的移情，把流空的白云比作思想，是为自然的拟任化，这正是泛神论的艺术表现。人与自然完全融合无间，物我无垠，交相辉映。如果说冰心无保留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她的泛神论核心是

“爱的哲学”，那么与冰心不同，宗白华受到西方歌德泛神论美学观的影响，并吸收了中国道家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泛神论思想，在通过冰心的《繁星》、《春水》巧遇泰戈尔哲学思想后，成功地融合东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东方印度泰戈尔的“梵我合一”、“梵爱和谐”思想、西方歌德的泛神论，自成体系，将自己对生命的关爱、对生活的热情、对宇宙万象的含情观照，浸润于每一个客观具体的自然物象之中，在心与物的交融互渗中，使自然物象呈现为极富个人生命情调的艺术意象，因而创作了宇宙的理性之光与自我的情绪之海相互映照的《流云小诗》。

宗白华很喜欢歌德的小诗，康白情、郭沫若的创作也引起他对新体诗的注意。《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夜不能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妙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xv]这部小诗集以爱为镜，折射宇宙的理性之光，是宗白华融合东方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结晶。正如他在《新文学底源泉——

新的精神生活内容底创造与修养》中提出“文学是时代的背景。新时代必有新文学。”在新的时期，社会生活变动了，思想潮流迁易了，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必将表现新式的色彩，以代表时代的精神。^[xvi]

二、艺术审美

2.1 歌颂爱力的意象

“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的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渺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xvii]宗白华的小诗就是这样的哲思中自然流出的。作为一个泛神论宇宙观的诗人，宗白华走到自然中，看着闲云流水，野草寒花，或跑到闹市里观看社会情状，人事纷纭，这极平常普通的现象，都可以发挥他的思想，触动他的情绪，他很觉得意趣浓深，灵活机动，丝毫不觉得寂寞。



“风声、水声、松声、潮声，都是诗歌的乐谱。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

”^[xviii]正如宗白华《艺术》一诗所言：

你想要了解“光”么？

你可曾同那林中透射的斜阳共舞？

你可曾同那黄昏初现的月色齐颤？

你可曾同那蓝天闪闪的星光合奏？

你想要了解“春”么？

你的心琴可有那蝴蝶翅的翩翩情致？

你的呼吸可有那玫瑰粉的一缕温馨？

你想要了解“花”么？

你曾否临风醉舞？

你曾否饮啜春光？（《艺术》）^[xix]

宗白华认为要通过直接观物的方式，直接观察自然现象的过程，感觉自然的呼吸，窥测自然的神秘，听自然的音调，观自然的图画，与自然共欢乐与忧愁。这就是宗白华熔宇宙、生命于一炉，宇宙的理性之光与自我的情绪之海相互映照的泛神论色彩的宇宙观。

因此，正如泰戈尔的《飞鸟集》中使用了大量的日、月、火、光、夜、云、树、花、鸟等自然意象，正如冰心在《繁星》、《春水》中使用了大量的月、海、露珠、夜、花、山、舟等自然意象，宗白华的《流云小诗》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自然景物意象。通过对比泰戈尔的《飞鸟集》、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泰戈尔《飞鸟集》中共有二十八首小诗使用了“心”意象；冰心直接受到泰戈尔影响的而作的《繁星》中有十七首小诗使用了“心”意象，另外还使用了类似的意象如“灵魂”、“心情”等；宗白华《流云小诗》有《我们》、《晨》、《小诗》、《我的心》、《问》、《断句》、《月夜海上》、《感谢》、《听琴》、《别后》、《系住》、《无题》等三十首小诗使用了“心”意象。

这种巧合是如何形成的呢？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中说：人在本质上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世界的奴隶，而是爱者，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都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由于这种容纳力，这种生命的渗透力，使人类灵魂的气息与弥漫于万物中的精神才能结合起来。这正是为什么奥义书将获得人生目的的人们描写为“宁静的人”、“与神合一的人”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生活在人和大自然的完全和谐中，因此，也生活在不受任何干扰的与神的统一中。奥义书说：“在宇宙活动中正在显现自身的这位神，永远作为最高的灵魂寓于人类的内心，通过内心的直觉，亲证他的人们才能获得永生。”^[xx]因为有这样的宇宙观，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用了二十八首诗歌的篇幅使用了



“心”的意象，希望通过人类的内心、人类的灵魂与万物的精神的结合，来表达“爱”，实现人类“爱者”的身份。如：

这些微思，是树叶的簌簌之声呀；

它们在我的心里欢悦地微语着。（《飞鸟集》第17首）

诗中，心与物、个人生命与自然生命交流默契，自然生命通过心灵的感应与个人生命融为一体，达到了“梵我合一”的境界。

深受泰戈尔泛神论审美观影响，将东方与西方泛神论宇宙观融为一体的宗白华，1921年1月15日宗白华发表了《艺术生活——

艺术生活与同情》^[xxi]，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艺术世界的中心是同情，所谓同情，就是同样的情绪感觉，宗白华认为，艺术家只有和生活有着同样的情绪感觉即同情，才能深入生活，准确地反映生活。

宗白华说：“我愿多有同心人起来作乐观的，光明的，颂爱的诗歌，替我们的民族性里造一种深厚的情感底基础。我觉得这个‘爱力’比什么都重要。”^[xxii]《流云小诗》中有三十首小诗中使用了“心”意象。例如：

我们并立天河下，

人间已落沉睡里。

天上的双星，

映在我们的两心里。

我们握着手，看着天，不语。

一个神秘的微颤，

经过我们两心深处。（《我们》）

我的心

是深谷中的泉 （《我的心》）

心中的宇宙

明月镜中的山河水 （《断句》）

我的心

是一张明镜

宇宙的万星

在里面灿着 （《夜》）

月天如镜，

照着海平如镜，



四面天海的镜光，

映着寸心如镜 （《月夜海上》）

诗中，宗白华通过“心”的意象从根本上打破了心与物的对立，将对于人类社会的同情，扩充大到普遍的自然中。因为“自然中也有生命，有精神，有情绪感觉意志，和我们的心理一样”，“无论山水云树，月色星光，都是我们有知觉、有感情的姊妹同胞。这时候，我们拿社会同情的眼光，运用到全宇宙里，觉得全宇宙就是—

一个大同情的社会组织，什么星呀，月呀，云呀，水呀，禽兽呀，草木呀，都是一个同情社会中间的眷属。”^[xxiii]

《流云小诗》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夜”的意象。以“夜”为标题或吟唱主题的就有十七首之多，为什么宗白华对“夜”情有独钟呢？《流云》作的序中，宗白华给出了答案：“黑夜的影将去了，人心里的黑夜也将去了！我愿乘着晨光，呼集清醒的灵魂，起来颂扬初生的太阳”。宗白华说：“我并不完全是‘夜’的爱好者，朝霞满窗时，我也赞颂红日的初生。我爱光，我爱美，我爱力，我爱海，我爱人间的温暖，我爱群众里千万心灵一致紧张而有力的热情。我不是诗人，我却主张诗人是人类底光明的预言者，人类光明的鼓励者和指导者，人类的光和爱 and 热的鼓吹者”。显然，对“夜”的咏叹，其实就是在漫漫黑夜中对光明的祈祷，对充满光明、美、力、爱、温暖、进取的新时代精神的深切呼唤。

追根溯源，这种乐观向上、勇于进取的精神正是歌德的人格魅力对宗白华的影响。歌德曾经在《浮士德》中说：“我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领略全人类所赋有的一切。最崇高的最深远的我都要了解。我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胸心，我的小我，便扩大成为全人类的大我。我愿和全人类一样，最后归于消灭。”

^[xxiv]当宗白华进入到歌德的世界中之后，他发现，歌德的人生恰恰体现了这种生命不息、创造不止的伟大精神。“歌德式的人生内容是生活力的无尽丰富，生活欲的无限扩张，彷徨追求，不能有一个瞬间的满足与停留。因此苦闷烦恼，矛盾冲突，而一个圆满的具体的美丽的瞬间，是他最大的渴望，最热烈的要求”。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对于歌德人生的一种把握，同时也是诗人自己人生理想的自白。宗白华借小诗中如此之多的“夜”意象，呼吁更多有同心人起来作乐观的、光明的、颂爱的诗歌，从而引导民族积极向前。

2.2 情、景交融的意境

“意境”论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1920年宗白华在《新诗略谈》中给诗下定义：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

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这能表写的、适当的文字就是诗的“形”，那所表写的“意境”，就是诗的



“质”。换一句话说：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xxv]文中，宗白华强调“意境”就是感想、情绪、心境和感受：“因‘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这种直觉灵感是一切高等艺术产生的源泉，是一切真诗、好诗的（天才的）条件。”^[xxvi]然而，经过十几年对歌德哲学和文学思想的研究，1932年，宗白华在《歌德之人生启示》一文中论述歌德的抒情诗歌时，说：“歌德在人类抒情诗上的特点，就是根本打破心与境的对峙，取消歌咏者与被歌咏者之间的隔离。他不去描绘一个景，而景物历落飘摇，浮沉隐显在他的词句中间。……王国维先生说诗有隔与不隔的差别，歌德的抒情诗真可谓最为不隔的。他的诗中的情绪与景物完全融合无间，他的情与景又同词句音节融合无间，所以他的诗也可以同我们读者的心情完全融合无间，极尽浑然不隔的能事。然而这个心灵与世界浑然合一的情绪是流动的，缥缈的，绚烂的，音乐的；因世界是动，人心也是动，诗是这动与动接触会合时的交响曲。”^[xxvii]

可见，宗白华已经从歌德的诗中领悟到“意境”是几个方面的“融合”：“心”与“境”、“情”与“景”的完全融合。艺术家要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这也是为什么宗白华在读了冰心的繁星诗后，说：“近来《学灯》上颇具有好文章，我尤爱冰心女士的浪漫谈和诗，她的意境清远，思致幽深，能将哲理化入诗境，人格表现于艺术。她的《繁星》七十首，真给了我许多的愉快和安慰。不过，我还祝她能永久保持着思致与情感的调和，不要哲理胜于诗意，回想多于直感。”^[xxviii]这里宗白华在赞扬冰心小诗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认为这些小诗哲理胜于诗意，回想多于直感，缺乏情与理的调和。宗白华因受到歌德泛神论美学观的影响，并与中国古典诗词所体现出的意境相结合，将对时空的超越体现在《流云小诗》的创作上，而呈现出独特的宇宙观。因此不同于冰心诗作中时有的心物隔阂，宗白华的小诗从根本上打破了心与物的对立，其中的理趣绝不是牵强的依附于物象情絮，而是恰如其分的融合在二者之间，如花蜜，变形灭迹，无痕有味。

结语

《流云小诗》是宗白华的宇宙诗，在这里，他将感性和理性糅在一起，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融为一体。宗白华意识到，学者的责任，是探求真理。古印度学者服从真理、牺牲成见的态度和欧洲中古学者拥护真理、牺牲生命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国新学者应具有的态度、应抱的精神。宗白华在《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中引用近代印度大思想家泰戈尔的话：“东方的文明是森林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城市的文明。将来两种文明结合起来，要替世界放一大光采，为人类造福。”^[xxix]他认为，“现在西方城市文明已经非常发达，我们东方的森林文明久已堕落，现在我们的责任，首在发扬我们固有的森林文明，再吸收西方的城市文明，以造成一种最高的文化，为人类造最大的幸福。我们少年中国的



团体，也可以以此作最后的大目的。”^[xxx]因此，他亲赴德国留学，其目的就是“使东西文化结婚，另产生第三种文化”。

但是，宗白华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但是现在却是不可不借些西洋的血脉和精神来，使我们病体复苏。”^[xxxi]因此，宗白华在借鉴东方印度泰戈尔的“梵我合一”、“梵爱和谐”思想、西方歌德的泛神论美学观的同时，成功地融合了东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自成体系，最终创作了情景交融、宇宙的理性之光与自我的情绪之海相互映照的宇宙诗——

《流云小诗》。在诗歌中，诗人将自己对生命的关爱、对生活的热情、对宇宙万象的含情观照，浸润于每一个客观具体的自然物象之中，在心与物的交融互渗中，使自然物象呈现为极富个人生命情调的艺术意象。《流云小诗》是宗白华唯一的一部诗歌集，也是他诗歌思想与诗歌艺术的具体体现，引领了当时中国“五四”小诗运动的繁荣，也为现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

参考文献

- [i]朱自清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 [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 [i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4页。
- [iv]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6页。
- [v]宗白华著：《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55页。
- [vi]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50页。
- [vii]（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第12-13页。
- [viii]（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第13页。
- [ix]卓如编：《冰心全集》第1册1919-1923，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120页。
- [x]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229页。
- [x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 [x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6页。
- [xi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 [xiv]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 [xv]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233页。
- [xv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71页。
- [xv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 [xviii]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24页。
- [xix]宗白华：《艺术》，《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版。
- [xx]（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2017年6月，第24页。
- [xx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 [xx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9页。
- [xxi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
- [xxiv]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52页。
- [xxv]宗白华：《美学的境界》，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3月，第256页。
- [xxvi]宗白华：《美学的境界》，文化发展出版社2018年3月，第257页。
- [xxv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17页。
- [xxvii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6页。
- [xxix]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 [xxx]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 [xxxi]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